



【中外科科幻小说选集】

Zhongwai Kexuan Xiaoshuo Xuanji

火星公主

〔美〕伯勒斯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外科幻小说选集

火星公主

[美]伯勒斯 原著

文 彬 编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外科幻小说选集

火星公主

[美]伯勒斯/原著

文彬 编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责任编辑:马图雅 封面设计:杨群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60 字数:3840 千字

2002年5月第一版 200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5312-1503-9/I·361

全30册定价300.00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火星公主	伯勒斯(1)
引 子	(1)
第一章 在亚利桑那州山上	(7)
第二章 死里逃生.....	(19)
第三章 我到了火星.....	(27)
第四章 俘 虏.....	(40)
第五章 我摆脱了监视我的狗.....	(50)
第六章 赢得朋友的一场战斗.....	(58)
第七章 火星上的育婴工作.....	(65)
第八章 一个从天空抓来的美丽的俘虏.....	(75)
第九章 我学习火星人的语言.....	(83)
第十章 大冠军和首领.....	(90)
第十一章 和德佳·托丽丝在一起.....	(107)
第十二章 拥有权利的囚徒	(119)
第十三章 火星上的爱情	(128)

第十四章	生死搏斗	(139)
第十五章	索拉的故事	(154)
第十六章	我们计划逃跑	(169)
第十七章	又入虎口	(185)
第十八章	在沃胡恩的监狱里	(198)
第十九章	竞技场上的格斗	(205)
第二十章	在空气制造厂	(213)
第二十一章	飞往佐丹加的侦察机	(228)
第二十二章	我找到了德佳	(245)
第二十三章	在空中迷了路	(262)
第二十四章	塔斯·塔卡斯找到了朋友	(273)
第二十五章	佐丹加遭劫	(286)
第二十六章	厮杀后的欢乐	(295)
第二十七章	欢乐后的死亡	(306)
第二十八章	在亚历桑那的山洞里	(316)
放逐幻星	埃德蒙·汉密尔顿	(320)
百年一梦	罗德·谢林克	(330)
萤火虫之夜	德理·巴利	(358)
希尔达	H·R·希基	(372)



火星公主

(美) 伯勒斯

引 子

当我把卡特上尉的这本奇怪的手稿印成书送给你的时候，我认为讲几句关于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话会使人感到有趣的。

我对卡特上尉的最早的回忆是：正好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前，他在弗吉尼亚州我父亲家里待了几个月。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可是我确实记得这位身材高大、皮肤发黑、脸孔发亮的运动员，我称他为杰克大叔。

他似乎老是在笑；他参加孩子们的戏也像参加成年人的游戏那样尽情欢乐，那样充满友谊。或者，当他津津有味地听我的老祖母讲她在世界各地所过的放荡而又奇怪的生活经历时，他会整整一小时坐着不动。我们

引

子





都热爱他，而我们的奴隶则对他所走过的地面都相当崇敬。

他是男人的光辉典范，身高足足有六英尺二英寸，腰细膀宽，具有训练有素的战士的风度。他相貌端正，黑头发剪得很短；而一双眼睛则是青灰色的，表现出坚强、忠诚的性格，充满了热情和首创精神。他的风度是十全十美的，而他的优雅高贵则是最高尚的南方绅士的典型。

引

子

即使在强手如林的地方，他的骑术也是令人吃惊、令人高兴的，特别是在猎狗后面奔驰更显得如此。我常常听到我父亲告诫他不要狂妄自大、粗心大意，可他总是笑着说，能把他从背上摔下来跌死的马还没有出生呢。

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就离开了我们，此后大约隔了十五、六年没有再见到他。他事先没有告诉我们就回来了；我看到他外表一点也不显得老，也没有其他明显的变化。当他和其他的人相处时，他还是像过去那样和蔼可亲、轻松愉快，但是当他独自沉思时，我就发现他常常凝视天空达几小时之久，他的脸



孔流露出深沉的眷恋和失望的痛苦。晚上他总是这样坐着仰视天空，直到多年以后读到他的手稿后，我才知道他所注视的东西。

他告诉我们说，南北战争以来他已经花了一部分时间在亚利桑那州找矿和采矿；又说供给他的金钱数额非常大，足以证明他的采矿事业是非常成功的。对这些年生活的细节他保持缄默，事实上他根本不愿谈起这些细节。

他和我们在一起大约呆了一年就到纽约州去了，在那里的哈得逊河畔买了一小块地皮。每年，当我旅行到纽约时，总去看望他——那时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各处拥有并经营着一系列杂货店。卡特上尉有一所漂亮的小屋，它坐落在哈得逊河畔的一座峭壁上。1885年冬天，在我最后几次访问中，有一次拜访时，我看到他忙于写作；我现在猜想，他写的就是这部手稿。

那时他对我说，万一发生什么事，他希望我接管他的全部财产。他书房里有一个保险柜，他把这保险柜的一个分隔箱的钥匙交给





我，对我说，我可以在那里找到他的遗嘱和他个人的指示，他要我保证绝对忠实地执行这些指示。

晚上就寝之后，我从我的窗户里曾看到他在月光照耀下站在俯视哈得逊河的峭壁的边缘上，双臂伸向天空，好像祈求什么似的。我认为，那时他在祈祷，虽则我认为他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决不是一个教徒。

记得我最后一次拜访他回到家几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886年3月1日那一天，我收到他打给我的电报，叫我立刻到他那里去。在卡特家的年轻的一代人中间，我一向是受他宠爱的人，所以我赶紧去满足他的要求。

1886年3月4日上午我到达距离他的领地约一英里的那个小车站。当我叫出租马车的人把我送到卡特上尉家里时，他回答说，如果我是卡特的一位朋友，他就要告诉我一个很坏的消息，就在那天早上天亮后不久，看守人发现上尉已经死去。

因为某种理由，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但是我仍然尽可能快地赶到他的住所



去，以便我能看管他的遗体，处理他的事务。

我找到了发现他遗体的那个看守人，同时找到了当地的警长和几个本城的人，在他的小书房里集合。看守人叙述了发现遗体有关的几个细节。他说当他碰见遗体时，它还是温暖的。他说，遗体直挺挺地躺在雪地上，两臂向头上伸直，朝着峭壁边缘的方向。当他把出事地点指给我看时，我马上想起那块地方正是我在那几个晚上看见上尉的地方，上尉两臂向天举起，在那儿祈祷。

引

遗体上没有暴力留下的痕迹。在当地医师的帮助下，验尸陪审团很快作出判断：死因

子

是心脏病。我单独留在书房里，打开保险箱，把抽屉里的东西拿出来。他曾告诉我，我可以在那里找到给我的指示。那些指示确实是相当特殊的，但是我却尽可能忠实地执行其中每一个细节。

他指示我把遗体运到弗吉尼亚州去，不要涂香油防腐，遗体要放在打开棺盖的棺材里放进他事先造好的墓穴里。事后我才知道，墓穴的通风条件是很好的。指示命令我必须





亲自监视按照指示的办法执行，如果需要的话，就采取秘密监视的办法。

他的财产的馈赠方式是：我应得到他40年中的全部收入，本金应属于我。他的进一步的指示说的是这部手稿。我发现手稿时它是密封的，我要使它在11年中保持密封状态，不得开封阅读。到他死后21年我才能说出手稿的内容。

安放他遗体的坟墓的一个奇怪的特色是，引 厚实的墓门上安装了一把巨大的镀金弹簧锁，这把锁只能从里面打开。

子





第一章 在亚利桑那州山上

我是个很老的老人了；我不知道我到底多老。可能我已有一百岁，可能还要老些。我也记不起我的童年。据回忆所及，我一向是个男人，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汉。我今天的样子与我40年以前或40多年以前的样子一样，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永远活下去，总有一天我要真正死去，死后再也不能复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怕死。我已经死过两次，可仍然活着。但是我仍然像从来没有死过的你一样，非常怕死；正是因为这种怕死的心里才使我深信我必死无疑。

因为这种必死的信念，我才决定把我生活时期和死亡时期的有趣的故事记录下来。我不能解释这些现象，我只能用一个幸运士兵的话把我所遭遇的奇怪的事件记录下来。这些事件是在死去了的我躺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山洞里而没有被人发现的10年当中发生





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故事，在我永远死去之前也没有任何凡人看过这个手稿。我知道一般人不会相信他的理智所不能掌握的东西，因此当我把未来的科学能够证明的事实讲出来的时候，我决无意使自己受到公众的嘲笑，受到讲坛和报纸的谴责，使自己被人们当作大骗子揪出来示众。我在火星上所得到的启发，以及我能写在这本书里的知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初步理解我们的姊妹行星的神秘。对你是神秘的事情，但对我却不再是神秘的了。

第

一

章

我名叫约翰·卡特，而弗吉尼亚州的杰克·卡特上尉则更为人所熟知。南北战争结束时，我发现自己有几十万美元（南部联邦的货币），还领受一个部队的骑兵兵种的上尉军衔，可这个部队已不再存在了。随着南部联邦的希望破灭，我这个国家公仆也消失了。没有主人，没有金钱，赖以生存的战斗也结束了，于是我决定到西南去闯一条路子，设法通过找金子来挽回我失去的财产。



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另一个南部联邦的官员一起勘探金矿，那人就是里奇蒙的詹姆斯·K·鲍威尔上尉。我们的运气非常好，因为经过千辛万苦之后，我们终于在1865年冬末勘探出最了不起的含金的石英矿脉，这简直是我们梦想不到的。曾经受过采矿工程师教育的鲍威尔说，我们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探出价值一百多万美元的矿石。

因为我们的采矿设备非常简陋，所以我们决定必须从我们两人中选一个人回到文明地区去，购买必需的机械，组织足够的人力带回来，以便适当地开展采矿工作。

因为鲍威尔熟悉文明地区，深知采矿需要哪些机器，所以我们决定让他跑一趟。我们一致同意，要坚持我们的要求，不让我们的采矿权受到游荡的探矿者的非法侵占，尽管这种侵占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1866年3月3日，鲍威尔和我把他的口粮装在我们的两只驴子上。他向我告别之后就骑上他的马出发，顺着山坡向山谷走去，走过山谷就开始踏上他的第一个阶段的旅途





了。

鲍威尔出发的那天早上，像几乎所有的亚利桑那州的早上一样，天气晴朗而美丽。我能看见他和他那驮运粮食的驴子顺着山坡向山谷走去。整个上午我都不时看着他和驴子，看着他们走上陡峭的山脊的顶上，或者走到一块平坦的高原上。我最后一眼看到鲍威尔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那时他已进入山谷另一面的山脉的阴影里。

第

一

章

大约半小时以后，我的目光碰巧偶尔扫过山谷，看到在我最后一次看见我的朋友和他的两匹驮驴的地方有3个小点，不禁大吃一惊。我不喜欢无事烦恼，但是我越是使自己相信鲍威尔一路平安，相信我在他走过的山路上所看到的小点是羚羊或者野马，就越不能使自己放心。

自从我们进入这块领地以来，我们没有碰到一个怀敌意的印第安人，因此我们变得非常粗心大意，竟把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些为数极多的抢劫者的故事视为笑谈。人们传说这些人在山路上出没，对每一群落入他们手



中的白人加以杀戮或折磨。

我知道鲍威尔是武装得很好的，而且是富于战斗经验的战士。但是我也曾在美国北部的印第安人中生活过、战斗过多年，因而知道他面对一伙狡猾的追踪他的阿柏支族印第安人，活下来的机会是很小的。最后，我忧心如焚，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便用两支柯尔特公司制造的左轮枪和一支卡宾枪把自己武装起来，身上绑了两条子弹带，跨上有鞍的马，沿着鲍威尔上午走过的山路出发。

第

一

章

我刚走到比较平坦的地面，就催我的马跑起来。直到天快黑时，我发现了其他足迹和鲍威尔的足迹连在一起的那块地方。这些足迹是没有装蹄铁的矮种马的足迹，矮种马共有三匹，它们曾经飞跑。

我循着马迹快跑，直到夜色已深，我不得不等待月亮上升，曾此时机思考我这样追赶是否明智。也许我所幻想的危险是不可能发生的，像神经过敏的老主妇的幻想那样。当我赶上鲍威尔，他会笑我庸人自扰的。然而，我并不是神经过敏，在我的一生中，不管责





任感会导致什么，它始终是我崇拜的对象。是它让我赢得了三个共和国赐给我的荣誉：一个强有力的老皇帝和几个小君主的勋章和友谊，在为他们效劳时，我的剑多次给鲜血染红了。

大约晚上9点钟时，月光已经够亮了，使我能继续前进，使我能毫无困难地循着地上的印迹骑马快走，一直跑到半夜前后才停下来。那时我已跑到鲍威尔原先期望在那里扎营的水坑边。出乎意料之外，那里一片荒凉，没有新扎营的任何迹象。

我注意到跟踪者的足迹（现在我确信他们必然是跟踪者）连续不断的紧跟鲍威尔，只是在那个水坑饮水时稍微停顿了一下，此外就是一一直以与鲍威尔相同的速度追踪。我现在可以肯定，追逐者是阿柏支族印第安人，我确信他们想要活捉鲍威尔，残酷地折磨他来取乐，因此我催促坐骑以近乎危险的速度前进，妄想红皮肤的恶棍攻击之前赶上他们。

我前面很远的地方的两声模糊的枪声突然

